



胡玉屏壽序

一○句○月○全○篇○

古○之○所○謂○君○子○惟○其○德○堪○集○福○而○已○疇○列○嚮○用○爵○祿○不○與○焉  
既○醉○頌○年○不○及○天○位○蓋○壽○之○爲○福○雖○王○者○難○之○或○曰○人○道○如  
樹○近○澤○者○常○榮○生○礎○者○先○稿○故○富○貴○之○容○每○鮮○而○窮○居○之○士  
易○老○也○苟○爲○其○然○周○歷○八○百○十○五○六○王○足○以○饗○之○自○文○武○逮  
桓○莊○不○至○惠○襄○矣○乃○生○則○逸○者○享○年○不○逮○高○宗○祖○甲○書○何○以  
稱○焉○夫○三○代○之○人○多○壽○非○三○代○工○子○養○生○而○三○代○之○人○多○君  
子○也○世○或○不○知○慕○長○生○而○不○得○至○于○辟○穀○飲○水○棄○妻○子○衣○草  
木○逃○乎○荒○絕○無○人○之○境○以○求○之○僊○雖○未○必○得○亦○或○以○延○年○是  
亦○有○故○人○之○生○也○固○將○欲○有○飽○煖○之○適○室○家○之○奉○親○戚○人○倫  
之○樂○而○僊○者○皆○無○之○于○人○世○之○可○歆○可○悅○十○去○其○九○彼○所○宜

受者多未盡造物必將酬之以年。是亦乘除之數使然。非其能爲之也。三代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時。形無妄營。鮮思少慮。悶悶淳淳。機械不生。不知其所以然。而壽。余嘗慨秦漢以求卿士大夫。競爲澆譎。以亂世風。而邃古樸質醇茂之風。乃存乎野老田夫山澤之儒者。故其人亦皆安居健好。以臻耄耄里井之間。而三代之人存焉。壽安得不三代哉。或壽矣而有所不足。則亦其所不足者。招之。故壽矣而倡和俯仰不全者。其人必介而僻者也。壽矣而家道不給者。其人必優游而惰者也。壽矣而後嗣不蕃不若者。其人必愿而不敦。詩書教訓者也。壽之所受必兼是。而後全。里中胡君有之。君少生廣族。長遊多士。數奇不偶。則退而教養子孫。衡門之下。琴瑟靜

以上俱說得透

好。戶庭肅然。二子學成。諸孫長幼。肩比日出。就傳誦聲。達鄰日暮。抱書相次。而歸。履無亂跡。僮僕進退。恭朴有叙。牛羊散牧。成羣。困庾之羨。足以行德。不受豐饒之虞。無詞簿之警。以蹈高年。蓋君樸故。壽勤故。富和故。永綏其配。樂賢尚教。誨故有後。古人所祈。君殆備之。君與余外家爲姻。以今八月初吉。年及八十。戚友皆來。乞言。余曰。君三代之君子也。其壽而福固宜。夫生平後世。修古道。以永年信。而有徵。欲知胡君之所。以壽乎。請以系之。

有源委之文。所謂文從字順。不必矜奇眩恠。

壽羅母序

甲戌十一月朔羅司寇之熊夫人六十始壽於是士之友于  
芸臯席之者皆來徵言於余余于羅氏世交也蓋自少從諸  
老先生得諗司寇所以聞于時者義風仁質有非里巷之所  
及聞薦紳士大夫所能悉則歎曰刑官必有後謂其爲德于  
幽平反之功雖一二足以動天宜乎芸臯席之之皆賢也乃  
亦有內善焉聞之羅氏諸君誦夫人者是不一善其教子之  
嚴公既沒而始見其所以事公則大要儉者也余嘗歎士大  
夫居恒砥礪節操動鄙溫飽驕語清高而或以閨中度支不  
給怨苦饑寒不免中變其節稍從婦人因布素而之紈帛因  
紈帛而之錦綺于是歌舞流連窮歡極娛則有飛芳橫黛曳

扼要

透甚只此一句  
梗可傳士大夫  
之為婦人而失  
節者可勝道哉

珠鳴璧浸假化為洞房黼幄沉酒中人然則刻肌忍骨茹苦  
食貧之女所以成就名臣者豈淺鮮哉婦人爭妍取憐固出  
下風而勤儉和睦能家者或遭逢不幸夫子溘棄志意摧藏  
悲傷過畢又類不遑恤後不知督課其子以振起家聲故曰  
數語太急後半解婦人相夫難相名臣之夫為尤難相其夫為名臣又教名臣  
之子使為名臣則又難故曰芸臯席之之賢也非獨司寇清  
德也乃亦有內善焉夫人今年六十矣計自笄登公堂親戚  
鼎盛冠蓋相承四十年間凡夫內人之矜縞縠侈金璫一時  
窮極鮮華與其後來寂寞無聊之態耳目之所睹記夫人于  
此可以渙然而動悟矣孰為有子孰為愉快夫人所得孰與  
其多故夫今日之事芸臯席之所以為母壽者不在于水陸

之產珍好之陳而諸戚友之所以壽母者亦不在于鋪揚家  
世叙述榮顯以為辭也余仰司寇清德而又友于席之故于  
夫人之壽樂陳辭以致誦焉

劉徵君傳

嗚呼存無位於世。沒有聞於後者。古今豈少。夫乃生同時而恨于異地。不得見。至慨慕之。如古人。迄果爲古人矣。彼此竟於不相見。吾其於宿昔所懷思何哉。作劉徵君傳。

數語悲切

劉徵君城者貴池人也。字伯宗。少以文學爲東南所推。並稱之。伯宗久而四方積高。其爲人則皆稱伯宗先生。先生與余通聞時。崇禎四年也。後數數書往來。雖未覲。稱心契矣。崇禎八年上。以寇盜羣起。有司多不稱職。詔如祖制。在京在外官各保舉。堪任府州縣官。人才舉而不稱任者。連坐。繇是江西右布政使張公秉文以君應。而先是樞輔史公可法爲池太道時。亦已薦君。前後辟舉者。安慶巡撫黃配。玄辟爲九江同

此句振  
起奇甚

知不應安撫御史黃耳鼎督學御史陳良弼巡按應安徽寧  
池太御史賀登選並以才行薦故晚而學者又稱徵君云徵  
君蓋嘗再至京師矣初力辭張史之薦不獲乃入都考授知  
州不就或曰先生何不仕也曰我非科目故也且又貧若夫  
言利以邀人主聽私詆大臣用口舌得官又所耻不為也是  
時上方銳於求才宗室用換授閣臣繇外拜鄉試之外開拔  
貢汲汲然惟恐救時之士不至於廷朝臣雖陽奉行實陰尼  
之桐城蔣臣首以言事得罪淄川晉州知州陳弘緒有全城  
功得罪絲竹幾不測而余亦以答友人書論時事致烏程聞  
之作色有厲辭此皆同時保舉之人也並以諸生姓名纒達  
於天子而三宰相已忌之自餘百執事可知矣而出身科目

天子焦  
心獨立  
下上可  
為流涕

者亦時時潛用餽囑得陞轉天子焦心獨立於上無以示激  
勸則淮安吏陳啓新武康知縣朱露先後以言利及指斥文  
臣並得給事吏科時論亦醜之故徵君云云其言含蓄指遠  
而不亢類此也以故時宰亦不甚忌之乃范文貞公景文與  
孫太僕三傑特愛敬焉及馬士英立弘光帝於南京史公以  
輔臣督師出守儀揚時議走四鎮防河而以靖南侯黃得功  
東平伯劉澤清與平伯高傑廣昌伯劉良佐各分地擁重兵  
填之徵君則馳書間道趣昌言於史公曰五侯皆盜賊之餘  
非有恩義所聯結知慕節概思樹功名流聲稱於後世也主  
弱必叛敵強則降敵主皆弱且欲專制自為而互相併兼勝  
者大自封小挾上不勝者則復潰溢散漫而為流賊今內無

旣封左  
立四鎮  
以下不  
復致語  
而伯宗  
之終隱  
決矣脉  
絡如堪  
輿家草  
蛇灰線

老臣宿將勁旅親兵足以彈壓不肖在廷推公防守雖名督  
師實出公於外根本單薄而欲使此四人者防河是猶使狼  
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矣苟行之公  
必悔之史公得書果悔之而無及矣補一句是史法荆軻左良玉也旣南封左而北立四鎮弘光未奔君乃與程公世  
所待客失其姓名未免千載快快昌東西游走自高淳歷湖州週嘉興以還有終隱廬山之志  
欲與蕪湖流寓陳允衡以道服偕往而不果也遂終栖止於  
峽川是時益貧矣紙貴無以撰述則用敗東及廢書背書之  
其於好學篤友睦族天性也悲時士大夫務博古爲詞章而  
不諳典故於史學尤倦倦焉在京師時與吳江史玄約曰吾  
屬旣在輦轂間依日月之光矣卽當討習見聞以證本朝史

乘同異若止讀古載籍無貴旅食長安爲也以州郡志乘可  
以考核史誤故收藏志乘爲多以史傳牴牾宜以私乘參考  
也故撰次古今名賢年譜以禮樂文章之未漸滅者學也故  
輯古今廟學記以化鄉國天下必始於家也故引同姓故事  
以五倫分類作劉氏家訓棄產營書前後凡三四萬卷未錄  
行者有古事異同今事異同劉氏藏書題跋欲著而未成者  
後通志略不及竟以屬其子廷鑾集後樂苑選明人韋布詩  
以屬其孫漢系他雜著多矣甲申變聞與其友吳應箕聚哭  
于野後每言及先帝未嘗不涕泗被面也應箕死君益無侶  
少時故喜與僧徒游曰儒門所未收者多在此况本朝理學  
不及宋儒至是益親之曰市朝更變王侯貴人名流老將必



固實事  
仍是照  
應時宰  
不甚忌  
處

多於此中逝矣。至縱橫之客，雖不與交，必折節以盡其議。或問之曰：世方亂，能定之者必非繩尺迂謹之士也。然天資樂易，雖村農負販與交接，未嘗有町畦云。阮大鍼仇嫉善類，欲將及廷鑿伺徵君父子，過無所得，久而服其純粹，更加譽焉。人品在此君於宗族婚喪，必給其求友死，必賻客旅，必周於財利，毫無所苟而已。故黨禍徧及各士，終莫能害君。南遷以後，鬱鬱日不樂，爪掌畫几，俯仰咄嗟不常。蓋私心籌度，以為東晉南宋之事，尚可復行，而庶幾再見漢官威儀也。故金陵臨安圖志至死，不釋手焉。竟以憂疾終，而君皜然完節全歸矣。東南人士莫不悲羨之。及門之士有為制服者。

徐世溥曰：往萬茂先為余言，伯宗美姿容，好吟誦，恭敬溫文。

恂恂君子也。劉晉卿亦言：劉伯宗如春風好玉，及聞其脫貲

贈黃詹事，道周成御史，勇陳知州，弘緒於詔獄，至欲出死力

為論救，又何壯哉！友人李達死，無子女，楊之焯死而赤貧，君

為經紀其喪，纖悉備至，輟衣食，周濟兩家者垂二十年。此豈

為文章時勢相要結圖報及有所感奮欲以媿時鄙薄者而

為然耶？仁厚著於心，有大過人者。遭時鼎革，惋愴成疾，君子

之終也。至所為時文古文，嶧桐詩集，學者多能誦記，不更列

特次其言行。尤卓犖關當世得失者，後人修史志得以資焉。

劉徵君之處世，有郭林宗、徐孺子之風。此傳即虎頭寫照

毫髮無遺憾矣。正如有道碑可釋諛墓之愧。○序次時事

詳而有體，高在不必痛罵史才也。爪掌畫几數語，包括無

限作者其亦有憂患乎

附

徵君伯宗劉公墓誌銘

石莊陳弘緒

崇禎間以守令不職致民生憔悴詔舉堪任民牧者聞於朝。江西右布政使張秉文擇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得貴池劉城以應。颺言於主爵者曰：諸生劉城，物身制行古之大儒，淹籍窮經，今之良史，雖以之蘭臺石室可也。主爵牒撫按，趣公束裝。公堅臥力辭，旋奉嚴旨督催，不得已一詣京師。俄又引退，其同舉友人陳弘緒貽書於公曰：滄海橫流，子豈能袖手以觀焚溺？公曰：固也。吾不袖吾手而掣吾肘者，環於左右，吾將若之？何夫資格之限，未有如今日之甚。

全學班  
孟堅

俱自然  
姿態

者也。子欲救焚拯溺，吾徒見子之焦頭爛額而已。未幾撫按又數督催，公又不得已再詣京師，考授知州。卒不拜官而歸。歸六載，遂有甲申三月之變。當弘緒貽書時，意南北擾擾，人方有投袂而起之思，庶得二三同心戮力以匡王室。雖委蛇屈辱所不避，及子辭京職而刺晉甫八十餘日，鐵騎攻圍，七晝夜幸獲全城。而督察閣部力殺之。左遷舒城，闖獻介馬交馳，子張空拳而守，亦僅二十餘日而權貴愈欲力殺之。乃始大悔向者孟浪一出，出而幾喪吾之軀。而卒無所裨，補益服公之早識也。公歸未幾，子亦告養返子舍。期與公為避亂之圖，乙丙間猶致長牘於子，索歔嗚咽，淚血漬於尺幅。戊子金聲桓兵空江間，其無人遂杳。

不相聞問庚寅冬吾宗伯璣札至而公竟以疾不起矣嗚呼痛哉公諱城字伯宗貴池人生而美姿容豐上修下望之若仙幼隨父之青田讀郁離子輒解願仰止甫成童補弟子員遂以文章名天下時爲制舉莠者各以所長分立支派於是臨安婁東金沙之學有東鄉湖上之學大指不甚悖戾而未流率多矛盾所選牘評駁序論幾等彈文至讀公著作咸頰首抽繹而心折休寧金正希聲嘗稱之曰頓挫淋漓此時文中之杜子美也公尤畱心當世要務著河渠市馬邊塞流寇屯鹽諸議類可立見設施非紙上揣摩掇拾語史閣部可法知公獨深任安池道時欲舉公應詔而爲張所先厥後有軍國大事輒手馳赫蹏商之皖

撫鄭二陽黃配玄繼史公而來皆以利病諮訪日無虛句黃又欲辟公爲九江同知公力止其薦劾黃益重之適左帥良玉假勤王名毒騷江南公同池太兵備道程世昌登陴守禦危郡恃以安堵黃每向余誦說不置然公翱翔諸公間侃侃建白未嘗有所阿附當弘光南渡江淮初設四鎮公頓足曰五侯皆盜賊之餘今列爲鎮未必扞蔽黃河而先牽制白下嗚呼祚不長矣急爲書上閣部閣部心是其言而已追悔無及至今有遺恨焉公生平篤孝弟厚宗族一姓婚喪必給其求而於友誼更非時流所及家本素封至公而漸窘迫後以廢箸售書與館穀四方來者生計益落然一聞賢士大夫急難輒駭嘆奔馳減口縮腹以相

存徐陳  
詳略處

疇馬似  
事神髓  
在此

拯崇禎朝黃詹事道周繫詔獄成御史勇繫刑部獄公皆  
力為周旋弘光朝馬阮諸人大興鈎黨之獄周禮部鏢雷  
御史續祚光給諫時亨並在繫公又周旋也曩弘緒被督  
察劉宇亮之誣叅也方冒矢石城守憊甚一蒼頭又病隻  
身就繫於霜雪迷離之中有蒙犯霜雪而大呼者則公所  
遣與周二為南之俘也子粹視驚訝為一笑逮抵獄橐餽  
盡絕自分必死公假貸而賙恤之卒賴以給晨夕而脫於  
難嗚呼公餉子於幽囚之日而余不獲哭公於寢楹之間  
予其何以為心哉記往歲過公江上廬公語予以時事曰  
非欲退而為著書之計手暉桐集詩文各一帙畀予曰子  
無為面諛予曰孟堅昌黎之間虛一席以待子詩則少陵

之嫡子也雖然時且孔亟君茲廬且不保矣安得聞歲月  
而著書公默而不應已出所著春秋左氏地名錄人名錄

此處着他語不得

諸書屬序之子亦諾而不果作無何而天崩地拆子踉蹌  
棄家走厭原山中痛哭痛稍定輒輦所藏書置墓左之廬  
然終為士卒恣取以藉馬韉公崎嶇峽川師山間悲感與  
子相類然獨幸藏書尚存得以慰俯仰消寒暑貴池固有  
吳應箕者公之好友也亦與予善癯而悍目光若炬每酒  
酣岸幘道人間不平事輒髯張齒切而背裂自國變來日  
同君聚哭於野俄慷慨殉節而死應箕亡公益孤無所向  
又日與其子廷鑾徬徨四顧哀歌以見志或有至豫章者  
予問伯宗近何事曰伯宗自署一私印曰謝髮鄭心將自

比於臯羽之髮所南之心也。予曰伯宗摩娑此四字以終  
 餘年幸甚吾不免以未死媿公嗚呼公今真獲歸全矣。聞  
 公將屬纊前喉吻間獨咄咄籌畫東晉南宋事起抱金陵  
 臨安圖志至氣絕不肯釋此益可以見公之胸懷矣。公固  
 以文章名天下而砥行植節不媿古人獨其留心當世而  
 不獲一見設施人頗為公嘆惜然於公無與也。為文高古  
 渾成類西漢於詩尤工樂府暨絕句其著作滿家而行世  
 僅數種曰嶧桐集曰讀書略記曰古事異同曰今事異同  
 曰南宋文鑑曰古今名賢年譜曰古今廟學記皆已成者  
 曰後通志略曰劉氏藏書題跋曰劉氏家訓皆未成者以  
 屬其子廷鑾廷鏊曰後樂苑亦未成以屬其孫漢系嗚呼

即公文學之一端固亦昔賢之所罕觀矣。公生於萬曆戊

戌年六月廿四日卒于庚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葬

山 娶王氏子四廷鑾廷鏊皆以文章顯而鑾尤著晚舉子添

丁賸丁尚幼孫漢系漢威銘曰

人亦有言耳白於面聲名四被吾視吾友厥狀維有宜其  
 卓爾節則晉逸詩則唐盛文則漢史疇或能兼兼而長傲  
 勢固難已公獨抑抑良賈深藏下問不恥晞髮清谿塵垢  
 莫汚有如此水於萬斯年以歌以詠社祭於里

通篇局勢甚大直似一氣呵成其大旨在交情上說主  
 意時時顧盼起同舉相問答中間餉于幽囚末不免以  
 未死媿公是三段關鍵

余于陳烈婦墓表載平叔文一首于劉徵君傳載石莊  
文一首非僅欲讀者詳烈婦徵君之始末亦以知吾豫  
章之古文如是如是

陳烈婦墓表

烈婦名有華字去華姓王氏金谿縣學生應蕃之女而陳其  
諤字正夫者之妻也丙戌冬僉都御史郡人揭重熙出兵過  
金谿襲撫州敗績于文昌橋復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自南  
昌來追放兵大掠自黃通至石門士民無老弱盡殺之枕尸  
七十餘里婦女悉擁挾以去邑為之空烈婦赴水死十一月  
七日也年二十有二嫁其諤纔五年無子丁亥十二月十六  
日始克葬于東城外柳源祔姑許氏墓右後五年金王死南  
撫道通其諤始克具啓尋余乞為銘且屬為求諸詩歌以彰  
厥婦焉世溥讀而歎曰烈婦之不泯也以夫子存而夫又郡  
所推篤行能文章者也嗟乎金王之暴荼毒徧十三郡枕藉

要如此  
過割明  
白乃作  
史于也  
每有下  
此處做  
文字幾  
句者可

至不可聞。而女子亦什居三四焉。或夫婦同死。或從母死。攜女死。同妾媵死。或姊妹同死。或與鄰媪嫗死。其不及為人。所聞見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夫名與身孰親。女子之能自貴。其身也。甚于男子。彼身之不惜。而奚有于名。雖然。此亦生者。所以致其無可奈何。相酬于無窮之意而已。而亦未嘗不足。感激夫生者也。若曰。身之不惜。而奚有于名。則反而用之。男子女子皆豈可復問乎。吾是以感正夫之誼。重為君慰。而因以悲夫不及知者。乃為銘表之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常。遭時鼎沸。刀解水殤。知幾何哉。普天相望。不遇筆墨。孰知潔芳皎皎。烈婦義比沉湘。誰謂清冷。而若探湯。而我因君悼彼幽光。事同跡異。湮沒不揚。身名俱滅。實

可悲傷。馮夷之宮。河伯之疆。聚歛貞骨。與君偕臧。君其求索。相與嬉翔。洗滌魂魄。偕遊帝鄉。勿以未聞。眷戀下方。真性不。朽。虛名可忘。其照星日。視此銘章。

附

陳烈婦傳

濟源傅占衡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謬。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蹂縣西諸邨。落殺老弱。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先生。生平癖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所才。孫謬謬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

倉卒情景如畫

余得緊  
嶠而秀  
○妙在  
不多一  
字

衣襖獨持一手卷着胸前。與其母倉卒徙鄭家源。食時兵  
譟譟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  
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強掖之。稍前行。得一池。  
汪然深淺二尺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孀老矣。疾走走無  
反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  
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  
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弟踊且哭曰。  
若尚不知吾姊邪。吾姊前與母發鹹塘。語絕痛誓。必死者。  
但南求無北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亾有衆皆  
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正夫不聽。使人涸其水。則烈婦  
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斂肌。顏玉雪。唯十指甲盡脫。

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  
溪水。輒衣帶漂波面。長戟鈎取亾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  
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諤祖

○三○字○收○得○盡

母吳孺人健時。特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

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

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為長者。然立大

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

○淡說一句亦可了他人便以此一

已。以書告其師。問所以禮之者。師報曰。必某也。為其作傳。

其喪之也。疏衰經而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哭而牀期。

而除。食肉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

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等。



庚子夏王惟歲進士過金陵示其妹陳烈婦狀得讀巨源所作墓表而事特詳于平叔之傳徐文如韓傳文如柳若烈婦真所謂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汗其葉者矣

祭蕪湖沈青嶼侍御文

嗚呼沈公其信亡耶曰仁者壽其孰謂然哀我仁人胡不百年始暮之春聞公汨徂凡我庶士靡不慟呼已而相告殆繇謗口今此衰民孔憎直道軾遷于海咸謂已死沈侯之亡其率類此有舟集澣訊者如雲子道經蕪沈侯亡存或言不知或云其吉或曰哀哉隕茲盛德不知者三云吉者二其五言凶相視涕泗沈侯逝矣當可柰何若崩厥角江水不波侯昔蒞此尤于宜豐歲則大有乃流頽宮多士旣來旣教旣戒斐然成章維公之誨負販嚮風道不拾遺孰爲蝨螟以賊我師市賈不淫獄扉肆啓誰與謳者我侯豈弟侯車田田入于都門日尋庶士柔以慈溫維時二三小子何知游于薌林竊芳

自○私○我○邑○有○侯○殊○異○乎○公○百○年○以○來○相○蹈○爲○風○凡○令○見○士○闕  
如○虓○虎○公○之○遇○之○色○若○慈○母○凡○令○見○士○南○面○而○立○公○之○遇○之  
循○墻○拾○級○凡○令○見○士○髮○植○皆○燃○公○之○遇○之○載○笑○載○言○凡○令○選  
士○惟○來○惟○賂○公○之○遇○之○惟○視○蒼○素○謂○天○難○諶○旣○有○懿○昆○以○答  
明○德○爲○嵩○爲○岷○謂○天○不○爽○胡○促○公○紀○霖○雨○未○施○奄○乘○箕○尾○嗚  
呼○哀○哉○好○士○者○徂○多○士○何○依○彼○狴○狴○者○方○肉○而○飛○文○奚○適○從  
知○者○捐○館○彼○不○知○者○飲○食○衍○衍○公○去○此○邦○其○橐○垂○垂○寧○有○聚  
祿○以○爲○榮○滋○梧○園○蕭○索○戶○絕○氛○埃○上○棟○下○宇○厥○惟○舊○哉○一○朝  
棄○世○止○遺○室○廬○何○意○多○罹○倏○又○邁○茶○莫○夜○乘○墉○扶○刃○以○號○虐  
燄○律○律○視○瞬○而○消○嗚○呼○哀○哉○顏○天○跖○壽○千○古○共○辛○跖○焚○舜○居  
又○何○爲○心○世○俗○所○痛○三○者○爲○烈○一○人○并○此○能○不○慟○絕○嗚○呼○慟

哉山川間之撫膺哽咽

根極離騷卽可作沈公傳

祭李雲將

於戲哀哉翁遂奄然而逝耶世有假寐而夢百年當其既覺  
 夢亦弗旋人生實難生伊逆旅野馬乘風曾弗延佇有形必  
 終聖賢莫度或重喬岳或輕鳧羽修名不植乃同塵土令德  
 而逝邦家所悽文存人亡讀者歔歔維翁之德方與未艾在  
 坤六二直方以大維翁之文廣譽幼章韓氏所謂萬仞其芒  
 維翁之學世濟厥美如海斯弘浩弗可紀嶽嶽其氣泱泱其  
 風四海之內視公如龍華屋英胄貴而不矜猗與丰植邦之  
 典型柰何彼蒼息之以病若愛其才俾弗外競疾疾增德昔  
 聞其語豈謂五年竟捐杖履翁疾于家士歎于國既禱既祝  
 而弗云益尚與徐瘳云胡奄逝倏聆凶問曾是不意道路惻

愴知者流涕崑玉驚折鄭蘭傷刈於乎哀哉瑤琴長闐朱門  
不開曩手詩書今生塵埃聲名長在衣冠永埋仰止勿讓鐘  
鼓斯階於戲哀哉去此昭昭就彼冥冥日窈無光耳肅無聲  
悠悠白日漠漠春榮翁長舍此長寐九京尚念遺孤方及十  
齡於戲哀哉日月易杳泉室誰親英風未滅猶令人欽凜乎  
如生洋洋有神歷歷四旬國人畏褒貶之口迢迢于祀皇天  
鑒忠正之心望龍門而不見瞻鳳翽以何因咸再拜而稽首  
蓀具陳兮酒斯斟靈有知式歆庶幾尚饗

前半摹荆公後半則六朝之芳躅矣雲將先生從兒時識  
巨源此文于交情尚覺未盡或代合祭者乎

祭少傅劉是菴先生

老成

嗚呼哀哉地頽喬嶽星變台微帝方求舊天不憖遺楹夢既  
設相杵誰施儿杖夕改帷帟朝垂于是里市罷春紳衿廢社  
商旅泣塗農悲于野穉耄俊頑靡不哀者矧在懿末心摧曷  
寫嗚呼少傅金玉其德日星為昭位極人臣貴而不驕袞衣  
壯猷綢繆雨霜功高綏定泊然若忘從容委蛇兩朝定策正  
笏垂紳不動聲色克勤小物有如畢公亦如公旦篤叙明農  
譬諸大海百川朝宗不有盈竭惟見宏冲譬山出雲澤潤普  
天收斂神功寂然不言凡此者蓋皆兒童之所共知史冊之  
所必傳天子方下勸問之詔海內共馳赴哭之篇固無待小  
子之喋喋而不禁涕泣之漣漣也嗚呼翁之逝也如傳說之

深得文  
端公之  
大度

還箕尾韓公之歸帝鄉。雖去來之跡。稍異。乃聲靈何間于存亡。然而朝廷失其隆棟。薄海如晦。樞星風雲為之黯淡。日月為之青熒。兩間具有戚容。則小子又何以為情。嗚呼哀哉。涼冬氣勁。閭闔風淒。翁返天路。慎攝緋衣。雲車風馬。倏忽九關。翁躋天輦。尚慎駟轅。朝霞崢嶸。沈瀝浙瀝。翁御天筵。尚善飲食。翁往陟降。在帝左右。尚為帝言。俾國福壽。翁為帝言。篤生賢哲。繼翁輔國。是惟翁烈。

結得雄偉

當與蘇王祭范歐諸文參看

祭萬氏妹文

嗚呼孰謂吾妹而遽至是耶。今日何日而陳斯器于吾妹之前。而莫之飲食也。嗚呼痛哉。以吾妹之仁孝勤儉。而天不假以年。天其可問耶。妹之亡也。最苦妹亡。而二甥尤苦妹亡。而妹母則又苦而無告矣。嗚呼痛哉。妹生善病。母亦多病。不能隨先府君。而吾曹或從宦四方。讀書遠鄉。自冠婚。伏臘上壽。祠祖而外。一歲之間。相見蓋無幾耳。布衣蔬食。消條十五六年。未嘗盛服微哂。固先府君廉吏素風哉。亦惟天資澹靜。恭莊以能。若此。嫁未幾。析爨受事。慈甘旨。謹筦鑰。舅姑妯娌。姻亞內外。莫或間言。仁孝勤儉。未有如妹者也。而遽至是耶。大兒纔六歲。小兒甫八月。弱女僅五齡。母獨生汝一人。而今皆

棄之以去矣。異時者日月悠邈，兒女長大，思母形容，漠不可得。而淒風苦雨，黃昏清夜，或當汝生忌之辰，或母身楚痛之日，觸緒悄然，歷歷念汝。汝母當何以爲心也耶？嗚呼痛哉！去者易疎，時節如流，思妹之生存，曾幾何時，而今已倏忽去二十日矣。吾十一日聞汝病，十四日診汝，無甚恙也。汝乃自謂病甚，吾時不信。十六日治藥于汝堂，歸因過市，使人推汝，命則謂不可起。吾時甚懼，且怒其言。十八日聞汝飲瓜瀋而愈，則又大喜，心慰悸定矣。而孰謂汝夜者竟長去耶？其德不宜死，其病不足以死，而竟死，是果命乎？抑有深病而醫不知乎？今登汝堂，僮婢灑掃，尚汝之遺教也。醢醢脯修，尚汝之遺畜也。入室而不見吾妹矣。前日者初臨汝時，尚于床前見汝所

開話入情事甚凄楚

讀來覺甚難收，拾而結得甚妥，無滲漏。

唾猶灰，揜之。嗚呼痛哉！數年來吾家骨肉之變極矣。自甲戌五月先府君棄吾曹以去，而二伯父三伯母相繼死，而大伯之次兄次嫂又死，而湯氏姑而大伯之長嫂則又死，斬衰總麻大功小功之服如襲，裴然吾兄弟姊妹同氣八人，而妹又先之，譬如十指而折其一，豈不痛哉！吾初以汝有盛德，名家澤厚，庶幾多福，豈知壽且不獲，與又妄意兄弟或有達者，雖父不見，猶庶幾同氣見之。今若此，雖驟通顯，已闕天倫，無足慰矣。嗚呼痛哉！年纔二十有四，爲婦甫及八年，遺二孤，訣老母，一朝氣絕，萬古長別，不得復見。嗚呼吾妹，嗚呼慟哉！慟哉！欲與祭十二郎文，爭衡佳在，俱是淺近語，無限烟波。

祭萬茂先文

嗚呼茂先何爲而至此極也。慟哉兄行何以輒病病何以不歸。始同行者非其人。惟斬兄貴以席光寵。邀河潤故勸兄出而不勸其返。遂使兄至此極也。嗚呼慟哉。天乎人乎。七月一日弟得美周書封焉。又重封之。固竊怪而心動。發讀未既。則余亦懵如中惡。越日登兄堂。見兄衣。乃始知悲而哭矣。舟至望極。哭有聲無淚矣。讀遺言。則氣結填臆。聲淚俱盡矣。嗚呼。慟哉。生平知心。惟兄。次則仲延也。兄凶聞。至未數日。而仲延又死已矣。吾無所聞。吾過矣。且當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嗚呼。慟哉。廿年道義。規廟有無。相共每遠。別歸相見。語輒不可了。初常不得其發端。必越日越旬。始克條理言之。嗚呼。今日莫

常理却  
是新調

兄酌酒。敵辭將從何起。耶且于何止耶。嗚呼與兄交情死猶生也。請略緩其辭理其緒次第以告。嗚呼天不可問兄之無子海內所傷。况于弟乎。美周書來述兄遺言。謂彭也才宜以彭繼。余謂不然。禮宜立次則彬也是嫡長不為人後。蓋通義也。兩立之說。昨冬兄病亦嘗語我。今當從兄請。謂汝梅以其次子爲兄之孫嗣。則以彬起先亦曰非吝彭也。嗚呼兄之生平以禮存心。敢不成兄以禮。弟折衷之子彬。孫疑禮也。敢告嗚呼兄之遺息。惟一女。爲既慧且淑。年亦及笄。可以嫁矣。女子在室爲父服三年。既嫁則替。今日成服。女服斬衰。請以冬仲或贅或歸。起服而醮。乃改服。替權也。敢告嗚呼田居之詩。匹休淵明。漑園之文。擬跡廬陵。昔序兄詩已悉生平。嗟呼茂

雜此句妙筆

先如可作也。奚啻人百其身。嗚呼如兄者信乎。明德可祭于

社。魂氣必爲列星。吾將請于有司崇之。俎豆如或逢年通籍。且表揚兄德于朝廷。若此者蓋非弟之獨阿所好。而二三子所同心服膺也。請先彙括其槩。私諡之曰文懿先生。嗚呼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慈惠愛人。溫柔賢善。凡是四者。兄寔有焉。以茲爲諡。其誰間然。清如伯夷。無其隘。和如柳下。無其不恭。再颺斯言。衆論僉同。請系諡議。以勵士風。敢誅嗚呼兄之厄于位。厄于嗣也。今皆無可說矣。獨恨維揚滯下。時胡不具舟。遙歸乃竟以旅櫬還也。人世之德。惟兄全。人世之苦。亦惟兄備矣。戊寅之歸。也不能揖。今之歸。也不可見矣。東湖榆溪龍沙水亭。與福松堤廿年相從。論文游憩之處。明月白露。兄魂

此兩言  
慘痛



魄猶能睠此乎。異時開篋見書歷歷如昨。余之悲何時已乎。嗚呼。所欲語者無窮辭。不可見者無窮期。今日何日也。江茫。茫日荒荒。而天漠漠。而風蕭蕭。一杯既瀝。萬古山椒。嗚呼。茂先聽此言也。永別今朝。慟哉尚饗。

淺者賞起句見兄衣結句江日荒茫語其妙却在從何起從何止數句呼起情緒慘怛尤妙在茂先如可作也二句逆收看此知章法三昧若相知之深人人能言之矣

梅溪集選

古福

梅溪集選

